

## 黑子没当自己是外人

◆ [江苏仪征] 张正

黑子是我养在阳台上的一条普通的狗，身架高高、长长的，体型大得可以，站立起来有十来岁的孩子那么高。

有人说黑子不像是土狗。听黑子娘家的主人介绍，黑子妈妈的妈妈，也就是它的外婆，应该是一条名犬。这就是说，黑子很可能有四分之一的“贵族血统”。我们不管这些，我们喜欢它，它就是我们的名犬。

黑子很调皮，我们把旧衣服送给它垫窝，稍不留神就会被它撕咬成碎布条。妻子说是不是它嫌衣服旧不高兴？我猜想可能是它一个人（应该是狗）在阳台上闲得慌，自己找乐儿。这不，妻子和女儿送给它三件羽绒服过冬，比我的还多，它肉多嫌肥，每天都把三件羽绒服拖出窝，丢得东一件、西一件。

可好，这天下雨，等我们下班回到家，三件羽绒服全湿透了，它窝里没有了一件干暖的衣服。晚上喂食，我幸灾乐祸地拍拍它的黑脑袋，“这回自作自受了把？”黑子无辜地看着我。

虽说已立了春，夜间气温还低。我在书房里看书，黑子不时在阳台上哼哼唧唧，窗外的雨也一直滴滴嗒嗒，我动了恻隐之心，决定今晚邀请它到室内卫生间来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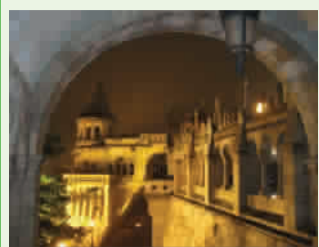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卫生间用一片地垫和一只旧枕芯为黑子铺一个暖和柔软的窝，一转身不见了黑子，赶紧四处找它，书房里，没有；我的房间里，地上没有，我的床上竟有黑黑的一团——我早上没有叠被子的习惯，喜欢掀开被子一角，正是每日我躺的位置，黑子蜷缩成圆的一堆，听到我进来，它惬意地抬起头看我。

我气不打一处出，呵斥它下来，它赖着一动不动，好像在和我较劲：“凭什么你睡这么舒适的床我不能？”没办法，只好强行抱它下来，请它到它该去的地方。一边顺地拖黑子走我一边骂：

“这是你睡的地方？你还真没当自己是外人……”



我家的小精灵活泼、可爱，它们是小黑、小花、小黄——三只流浪猫。每天，妻子打开院门，三只栖息在车库平台枇杷树枝下的小精灵，箭也似的奔上院墙，争相冲向递上去的瓷盆。“小黑，不许霸道，要谦让！”随着我的吆喝，第一个头伸进瓷盆的小黑，乖乖地缩回身子，坐着小花与小黄大啖美食。原先可不这样，小黑仗着自己身强力壮，总是抢吃抢喝，小花与小黄只好在边上咽



郁伟华欧式建筑摄影选

## 世纪公园春梅绽放 暗香浮动入佳境

◆ 孙嘉忆/文 项宇清/摄



“忽然一夜清香发，散作乾坤万里春”，2月的上海春寒料峭，喜欢温暖的梅花比预估的花期晚了10多天，终于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地绽放了。据公园工作人员介绍，梅花又名春梅、红梅等，虽然耐寒，但对温度却非常敏感，由于全国从南到北开花时间不同，在上海适宜的开花温度是10℃左右，若开花时遭遇低温，花期会延后些日子。日前，浦东世纪公园正在举办梅花展，5万平方米梅园中，有地栽梅树7000株，分早、中、晚梅渐次开花，其中花开繁密的东方红梅是世纪公园梅花中的大明星，早桃、六瓣梅2个梅花品种，因为稀少而成为了公园的宝贝。

### 野山梅 浪漫花瓣雨

身高四五米的野生山梅树开花最早，枝条匀称挺拔，那一朵朵娟秀的白色小花，远观通身雪白，每棵树不仅长得玉树临风，顶端细长弯曲的枝头还相互合起，将一条小径拢成了一条窄窄的花道，微风一吹，

白色花瓣成片成片地缓缓飘落，好似浪漫花瓣雨，漫步花下，淡淡的梅香似有似无地袭来，犹如置身仙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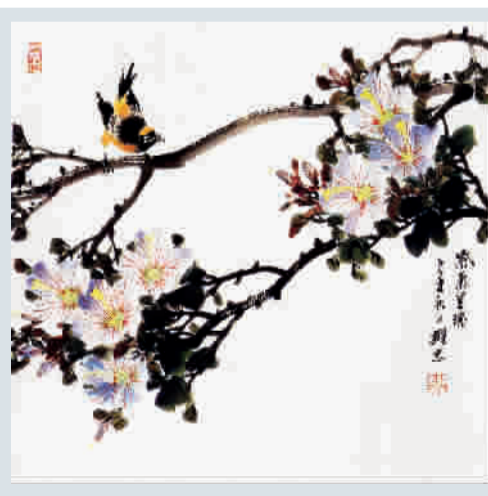
### 红梅花 喜庆好人缘

梅园里数量最多最艳的当属玫瑰色的红梅花，花期比野山梅晚一些，盛开时一片火红，最受摄影爱好者欢迎。除了“大明星”东方红梅外，另有一种红梅叫“骨里红”，就是骨头里面都是红的，掰开枝条的树皮，名不虚传，开出的花朵颜色也最为浓郁，因为枝条也是暗红色，由此得名。还有一种红梅叫“朱砂梅”，花萼绛紫色，花瓣深红色，花开繁密如杏，香亦类杏，故有“北人全未识，浑作杏花看”的诗句。

### 美人梅 粉艳若桃花

“梅花欢喜漫天雪”，但不同种群梅花的抗冻性也不同，尤其是晚梅品种“美人梅”，能抵抗-30~-25℃的极低温度，被称为“冷美人”，因花色浅紫至淡紫，花芯深紫，花具长梗而下垂，又有“垂丝美人”之称。“冷美人”花期最晚，当其他梅花都在盛开时，她仍在酣睡，3月下旬其他梅花都已凋零，她却独自压轴绽放。美人梅开花时特别繁茂，花朵硕大，花瓣层层叠叠，密布布满枝条，远观如云似霞，常被误认为是桃花。

梅展期间，世纪公园举办了“网络摄影比赛”，喜爱摄影的市民，可将自己的采风作品上传至世纪公园网站 www.centurypark.com.cn，待3月12日梅花展闭幕后，将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


花鸟虫鱼  
（第三百六十二期）  
刊头国画：杨耀忠  
鸣谢：徐振琪

## 我家的小精灵

◆ [江苏·苏州] 徐振琪

从前，我家苦于“鼠患”，年年岁末晾在院子里的腌鱼、腊肉，总被老鼠啃得千疮百孔。买来捕鼠笼仍受其害。自从喂养了这群小猫，再没有“人鼠争肉”。好几次，妻在阳台上见到死鼠。我说猫捕了吃呗，为啥拖上阳台。妻说，它们是在摆显表功，

天不见我想念得慌，一个个紧挨在我脚边，眯起眼睛陪伴我，小花干脆跳进我怀里，我抚摩着它嫩滑柔软的身子，听着它“咕咕咕”的呼噜声，心里特别开心。



## 家有蝶尾鱼

◆ [山东·潍坊] 于国源

我家养了两条蝶尾金鱼，一条深红色，叫“红宝”；一条纯黑色，叫“黑宝”。一黑一红相映成趣，它们摆动着美丽的蝶尾穿行在水草间，总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。蝶尾鱼美得绚丽，鱼缸也就无需过多的装饰了，鱼缸的样子是最简单的长方形，我在缸内铺少量细沙，放了两三株仿真水草。

我家曾经养过几次金鱼，但没养多久就死了，我很内疚。去年春节，我到一朋友家串门，看到他家养了一群五颜六色的蝶尾鱼，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爱之情，挑了两条小小的带到了家。为了让这两个小家伙健康成长，我学会了如何养水换水，如何喂食，如何调节温度，如何给金鱼治病……很多事必须用心才能做好，养金鱼也不例外，在我的精心呵护下，两条小小的蝶尾鱼逐渐长大了。

我家的两条蝶尾鱼如今出落得身形匀称，色彩华丽，都长着一双好看的灯笼眼。我特别喜欢它们动感十足的大尾巴：向前游动时，犹如翻飞的蝴蝶；后退时，尾部全部打开，就像一把漂亮的扇子。金鱼的主要作用是观赏它们的美丽，其实，给它们喂食也是件妙趣横生的事。金鱼虽然不是高等动物，却也有不同的个性，红宝机灵，出嘴敏捷，黑宝腴腆，反应慢，但我把鱼食撒在不同的位置来保证它们分得相等的食物。金鱼也是有些灵性的，它们对我这个饲养员也格外亲切，每当我走到鱼缸前，它们总是欢快地游两圈，掀起几朵小浪花，然后抬着头朝向我，静静地等我喂它们好吃的。

我常在茶余饭后，移过一把小凳子，端坐在鱼缸前，与亲爱的黑宝和红宝“交流”一番。它们游姿飘逸，在水中显得很灵动；它们从容优雅地转身，不徐不疾。看着这些美丽可爱的小精灵，我常常忘了城市的喧嚣、工作的压力，油然而生一种释然的快感，身体舒展，心绪平静似水。



我家鼠患终于消弭了。

去年冬季我患重感冒卧床，初愈后在阳台晒太阳。或许是它们几

前不久我到乡下叔叔家去玩，山村不仅空气好，而且风景美，不过，最让人高兴的是看斑鸠了。那时，我在山上登高眺望，常常听到斑鸠“咕咕，咕咕”唱歌，我喜欢斑鸠，于是上山观察斑鸠，看它们如何觅食，如何筑巢，如何孵化。我观察到，斑鸠是最勤劳的鸟之一，它不怕人，经常跑到房前屋后，或在房屋周围的松树上做窝。它们卓然独立，这是我喜欢它们的原因之一。

## 放飞斑鸠

◆ [湖北·黄石] 傅敏

我在山上追寻斑鸠好长一段时间，总找不到它们的窝。后来我发现斑鸠老往松树上飞，但就是没有发现鸟窝。斑鸠飞到松树的顶端，而且是长得最高的松树的顶端，我极目望去，还是看不到窝。在锲而不舍地观察多天，我终于发现斑鸠的窝就在松树顶上。它们的窝，不像是窝，简单得很难发现它的存在。说是窝，其实就是很少的松针编织成的，稀稀朗朗，透明得很，加上松针像针一样细小，所以在树下不是视力特别好，是看不到的。

我后来天天观察斑鸠的窝，我看到它们匍在窝里，我又发现窝里有了蛋了，再后来，我看到母斑鸠孵蛋。不知道多少天后，我终于看到小斑鸠破壳了。斑鸠爸爸斑鸠妈妈，一天到晚忙着觅食，不辞辛劳地嘴对嘴喂小斑鸠。我突发奇想，要把小斑鸠捉回家来养。

我爬上松树，从斑鸠窝里抓了一只没长毛的红皮肤小斑鸠，它的嘴边黄黄的，眼睛一眨一眨的，十分可爱。我把它捧回家时时看它，渐渐地，我看它有气无力了。我这才意识到我的错误，不该把它的妈妈分离。但现在不能再放回去，只能赶紧喂它吃的。可它吃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恰好乡下叔叔看到我望着小斑鸠着急的样子，就教我给小斑鸠喂油菜籽。我试着喂它，它还真的爱吃，吃得很快。看它吃得津津有味，我心里那个甜呐，没法形容。小斑鸠吃油菜籽，长得很快，不几天就长出绒毛，开始是稀稀的，慢慢长密了。接着，长出粗毛，最后，它的翅膀长出长的翎。它会飞了，就二三米。

我考虑到应该让它回归大自然，我用双手捧着它，用力把它往天上一抛，它高兴地叫了几声，一下子展翅高飞了。我终于明白，斑鸠爱的是自由。



三个小精灵还改变了我家的饮食习惯。原先，我们不喜欢食鱼。自从有了这群小孙孙，妻就隔三岔五买鱼吃，以便分它们一杯羹。这群爱不够的小孙孙呀，成了我们老两口割舍不下的心头肉！